



鱼与熊掌可以兼得

——从Young剧场以《春逝》开启“氧”演出季说起

◆ 朱光



“搞戏的和搞科研的,哪个更穷?”话剧《春逝》的舞台上,埋头于账本和剧本之间的物理学家兼剧作家丁曦林问。台下一片会心的笑——这不正是当下斜杠青年的内心挣扎:专业深造、文艺追求与金钱是否可以三项兼得,哪怕两项兼修也不错?

日前,Young剧场以“话剧九人”出品的民国知识分子三部曲之二《春逝》作为开幕大戏,欢迎以“氧”命名的开幕季。观众中,不乏试图穿越时空的青年女观众——她们如《春逝》女主角物理学家顾静薇那样套上旗袍前来了,除了妆容精致、发型固定之外还不忘提一个珍珠手包。地铁8号线黄兴路附近的夜晚,从未聚集过那么多年轻人。这里的奶茶店对于晚上9点半后剧场散场也会给他们带来一波生意措手不及:“手机上已经停止点单了,你直接跟我说要什么吧”……

这样的热潮,是话剧《春逝》带来的——似乎说的民国时期两位女物理学家顾静薇(原型:中国第一位女物理学家顾静徽)、瞿健雄(原型:“东方居里夫人”物理学家吴健雄)与物理研究所所长丁曦林(原型:物理学家、剧作家丁西林)之间的相处,但蕴含了所有当下年轻人如纸脆般一

截就破的焦虑。难得的是,这部由北大毕业生朱虹璇编剧、导演的剧目,“复活”了物理学家兼剧作家丁西林的堪称“独幕剧圣手”的创作风格:幽默、理性、智慧、温暖、善良、深沉,并且以经典的三个角色推进剧情。

严格说来,丁西林第一职业是物理学家,其留给世人的10部剧目中7部是独幕剧。他曾经留学英国。作为业余剧作家,其独幕喜剧兼具了英式幽默与中式生活、学术理性与生活巧合、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等看似对立实则融合的演出效果与价值追求——在这一门类上的创作至今无出其右,因而流芳于中国戏剧史,被纳入戏剧编剧教科书。

《春逝》难得地继承且发扬了丁西林的创作风格,并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女性视角与立场——这正契合了当下话剧观众以女性为主的市场风潮,竟然引发了全剧唯一男主角“丁曦林”在散场后给排队的女观众签名……该剧剧情其实简单到就是恨嫁的顾静薇帮助新助理——简直如直男般性格但依然因性别而被阻断留学路的瞿健雄,赴美留学成功且穿上旗袍的故事。丁曦林更像是个串场人物,折射出知识分子生存之难但依然苦中作乐的精神。全剧开场,就是从他与顾静薇给研究所砍预算开始。

三十五六岁依然单身的顾静薇在大学授课的同时在物理所兼职,每周六还是其“法定相亲日”。瞿健雄连考三年庚款考试想出国深造物理,但因考官认为“女生哪怕考第一名出国学物理还是浪费国家的钱”而被拒。两位女性哪怕在当下,也对应着不同的两类女性,蕴含着女性的共性:寻找自身定位、热爱艺术生活、女生帮助女生、笑面现实的冷,虽然往日里两人初见“别苗头”时,下“刀”都很狠。顾出国留学回来了,而瞿却依然出不去。顾自述凡几年在美国留学云云,说是只比瞿大几岁。待顾说完,瞿冷冷道:“你比我大12岁,不是‘前辈’,而是‘长辈’。”“长辈”正是狠狠戳中顾相亲不成的剩女心境。但是,当顾逐渐温暖了瞿的心,让后者也柔软起来且再去“硬磕”考试依然出不去乃至想回老家之际,顾又成功拦住了瞿,理由用的也是“长辈”。真是让观众百感交集、感慨万分,被善良温暖。

《梦华录》里那两个在风尘内外彼此搭救的女生算什么,其境界远不及《春逝》。

全剧场景由评弹串联,弦索柔歌、弹词刚

佳音何以“雷人”

◆ 南妮

今年春节,偶然看了两部电影:《刺杀小说家》和《古董局中局》,都是雷佳音主演的。新电影出产并不多的情形下,频频上大银幕,可见导演们对于雷佳音不约而同的喜爱。《刺杀小说家》中,雷佳音演一个蓬头垢面毕生寻找失踪女儿的父亲,“小桔子!小桔子!”——穿越时空的情节记不起来了,可是一个慈父痛唤女儿名字的凄惨、苦寻的毅力,却难以忘怀。《古董局中局》,雷佳音演的男主角、古董收藏家神秘传人,与辛芷蕾饰演的女主角为寻宝流入山乡,被他堵得住。地痞强行要娶辛芷蕾,辛芷蕾灵机一动指着雷佳音说,他也喜欢我。“你喜欢不喜欢?”“喜欢!喜欢!”——寻宝电影套路难新,雷佳音那个欣喜可爱的微笑值了票价。苦相时真诚,欢喜时淘气,这是雷佳音的魅力。

雷佳音不属于头号帅哥类型,没有偶像负担。但走在大马路上,绝对是有回头率的。“俊二先生”,亲和,邻家感。他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演马伊琍的前夫陈俊生,这么一个喜新厌旧、抛妻弃子的人,却让人恨不起来,网友们甚至冠他以一个“前夫哥”的爱称,“前夫哥”一时变成网红语。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,想替婚姻做最后的努力,嗷泪而问:“俊生,她有什么好呢?你说说。”“爱,因为无可救药的爱。”——陈俊生回答认真眼睛泛红。他在职场干得辛苦,养家之累也肯定在



内心有点儿怨。手下凌玲给他的细心的文档各色便条贴以及加班需要的胃药,让他把一位城府很深的单身母亲的情感,当作了他新生活的指向。当他将路走到一半,看到前妻的新颜、后妻的真容,种种滋味在心头。“回不去了!”电视剧的结尾,他回到家里,看着酷造冤家、宿敌认错的凌玲,潮红的眼睛注满了百感交集悲悯温柔,似言:“你终究是我的妻子呀。”这一切很合适一句看来漫画评论:“有一种凉薄的相爱感。”

有人说,雷佳音是从“前夫哥”开始火的。其实不知,在这之前,雷佳音已经将影视表演界的各个大小奖项,拿到手软。

电视剧《人间》导演李路回忆拍片选角的艰辛与成功时说,他要的演员,是那种本身有气场,但又不跟人抢戏的。雷佳音就是这样的演员。将复杂内心戏做足,激情爆发时有射击感,同时又给对手搭好了台。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,与靳东在一起,作为靳东的部下、靳东所追求女友的前夫,雷佳音的眼神、动作与形体都是收着演的。《人间》里,雷佳音演老三周秉昆,朴实憨厚的孝子,端着洗脚盆帮远方归来的父亲低头洗脚,他是想让父亲同意他娶郑娟。“什么?一个寡妇?”“老父猛然一脚把秉昆踹了个大跟斗。父与子,愤怒与泪光对峙。面对身世悲惨又容貌美丽的郑娟,陷入初恋的秉昆,激情不可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

一整个太平洋的青春,现在汪洋恣意在我们心间。“哥哥们”像潮水一般涌至我们面前,叫人惊喜又唏嘘。

先是《快乐再出发》集结内地的初代顶流男偶像——2007年“快乐男声”六人,完成了一档豆瓣评分高达9.7的音乐旅行真人秀。山穷水尽浑不怕,他们随时随地默契地合唱、独唱、轮流唱,聚是一团火,散是满天星。紧接着,第二季《披荆斩棘》一口气请出三十二个“哥哥”。初舞台上,温兆伦唱起《一生何求》,任贤齐唱起《伤心太平洋》,苏有朋唱起《红蜻蜓》,每首都堪作“时代的标志”。

谁说娱乐圈只爱青春少年,近期内娱的怀旧风是愈刮愈烈了,尤其是在乐坛。在演艺市场萎缩的形势下,已经行走江湖多年、手握代表作的老牌艺人得到了青睐,他们也愿意投身综艺,希冀翻红与突破。

做哥哥的,就要有哥哥的样子。哥哥们可不是初出茅庐、一无所有的青涩男孩。哥哥是有排面的。郑钧有王菲喊他“老郑”当亲友团,杜德伟就有张学友和梁朝伟两位大神甜宠护佑!放眼华语圈,这是顶级排面。

纵横江湖、身经百战的哥哥们,习惯于自己安排自己。没有条件,他们也有能力创造条件。

面对最穷最抠门的节目组,他们不怕。开最破的小车子,睡最简陋的铺,在满是泥泞的海滩打扫卫生搭帐篷。每天给的生活费不够吃饭住宿,陆虎就带着当年冠军陈楚生、苏醒等到附近剧组当群众演员,自己赚钱下馆子。

面对最慷慨的节目组,他们也不怵。郑钧等不想四个歌手像白雪公主似的被缚于华丽的布景,就坚决干脆地让舞台归零,穿回简单私服上场。陈小春形容他们“坦荡荡”。唱现场摇滚的老将,不需要表面功夫,哪怕这一任性带来的结果并不如预期。

利用人脉搞定练歌房,让说唱老师从北京飞长沙……年轻人形容他像一个氩金大佬,给新手玩家置办了很多装备。《红云袍》舞台布置成了《8号当铺》,杜德伟只用三天时间就复刻出了当年韩综的全套服饰,“只有典进,没有赎回”,打出一波回忆杀。

怀旧是一个撕开大众情绪的突破口,让岁月记忆汨汨地流淌出来,最容易击中观众的软肋。有人戏谑,这季真是“披荆斩棘的TVB”,张智霖、林峰、卓卓、刘恺威……我们见到他

国产都市剧,请不要给生活加滤镜

◆ 徐佳和

电视剧《玫瑰之战》业已播完,因剧中凡是有袁泉、俞飞鸿、王姬几位女演员出境,滤镜必开到如戴上假面具的地步,而遭观众吐槽,我不由得想打开电视机看个究竟,谁知道一瞥之下发现被加上滤镜的不仅仅是人脸,还有真实的生活。

袁泉今天44周岁,其饰演的顾念是一名家庭主妇。顾念结婚后就辞职在家,相夫教子10年有余,故事的开始已有一个11岁的孩子。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什么样,我想每个经历过的人都能领神会,即使有能力雇一大群保姆围着转,也不可能日日开伙的厨房里见不到一瓶油盐酱醋的影子,何况刚刚搬的家,总该有过凌乱的痕迹——可以是来不及放进杂物箱的绳带,摆得歪歪斜斜的箱子……女儿宋熙童的舞蹈鞋也确实找不到了。但电视剧里的家,永远窗明几净,纤尘不染,家具样式简洁整齐,还簇簇新得像第一天使用,仿佛每天都有专人负责调换的样板房。灶台干净得没有一块抹布一滴油渍,连女主角为了迎接丈夫出狱下厨做饭,炒个菜,端上来的热汤,都没有腾起一缕油烟。再看桌上摆放的饭菜,红的红,白的白,

颜色是如此光鲜,又是如此纯粹,冒不出一丝热气,如同刚刚走下流水线的塑料制品。

转眼看到女主角的婆婆,扮演者是曾因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的表演一炮而红的王姬,除了滤镜效果让人定睛看了半天才敢相认之外,发现这位历经风雨沧桑的婆婆与进入中年的儿媳一样,任凭生活波澜起伏困难重重,甚至家人锒铛入狱之际,依旧耳边耳环闪耀,头发定型得特别牢固,和身上的衣服如出一辙,永远纹丝不乱,泛着崭新的光泽而见不到一条皱褶——那条来自生活的皱褶。

生活的琐碎细屑被“滤镜”——过滤掉之后,剩下亮眼却虚假得不堪琢磨的外衣,让人感受到这部都市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悬空和割裂,也许你可以辩解认为这是一部职场剧,不必过分计较角色与背景里的细节,但正是这样的悬浮,时时刻刻提醒着屏幕前的观众——看看就好,您可千万别当真。

如果确定拍的不是科幻剧,都市电视剧想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?从布景到选角,到演员所做的功课,都是一步步向生活靠近的过程。“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”,这话老派但有效。

绘画会成为非遗吗?

◆ 林明杰



生成技术也终将成为无源之水,迎来渐趋同质化的结局。从这个角度看,区块链技术在智能技术时代的艺术版权保护中,作用会很重。

传统绘画艺术,确实面临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。如果是描绘客观事物情景的写实者,或者是过去风格技术的传承者,一般来说,AI技术可能更为胜任。而创造性的视角和突破性的技法,尤其是对人类内心情感以及人性的深入探究,则是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替代人类的领域。因此,绘画艺术很有可能分成两大板块:

一大板块是实验性的绘画艺术探索,这些艺术家面临无比艰难的挑战,前有数千年艺术史威压,后有新技术追索。只有极少数独一无二艺术语言的创造者和新疆域的开拓者,才有可能杀出血路。艺术家是殉道者的说法,成为普遍法则。勇于乐于承受这种风险的艺术家来玩。

另一板块则是将传统绘画技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来保护传承。

我们或许在感情上一下子难以接受。但是我们回头看看京剧、昆曲等众多已成非遗的传统戏曲,想当年它们都曾是一时流行的艺术,为人类创造的精神价值无法估量。但是人类创造出了新的承载表演艺术的门类,电影、电视、网络视频等等,这些技术更便捷、更生动地实现了给大众讲故事演故事的功能。而那些传统表演艺术如果无法出现创造性突破,重新俘获人心,那么它们成为非遗被保护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——它可以将人类曾经创造出的一种美好得以延续下去。这种延续并不是消极无奈的,而是蕴藏未来的许多可能性,在未来的新技术环境得以再度激发也未可知。就算不再激发,如同博物馆的青铜重器那样被尊崇,也是有价值的。

不懂得传承的人类,相当于毁家败业;不懂得创造的人类,必然坐吃山空。只有平衡好这二者,人类的艺术才生机勃勃。
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,绘画艺术还有一个最大的板块给疏漏了,那就是:我画着玩儿,你管我?切!

未来的艺术史,终将有无数热爱艺术的人们共同绘就,岂是我等可以预言? 打住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不是「委曲求全的哥哥」 「披荆斩棘的哥哥」

◆ 指尖沙

们的第一眼,都是港剧黄金时代里深情款款的英俊小生。当四十八岁的苏有朋打着语音唱小虎队的《爱》,是多么激动人心!但是排《霍元甲》时,苏有朋就断然拒绝再打怀旧牌。做一次就够了,再做一次如何体现出“披荆斩棘”?

谁能想到呢,第一眼让人觉得超可爱的“娃娃脸前辈”苏有朋,其实是最具“披荆斩棘”精神的,又认真又“抓马”。做过导演的他,自信满满、不着边际地设计舞台,吊威亚、舞火刀、练拳脚,还唱起了戏腔。同组的年轻人逢人就就说:我们练习到凌晨四点啊!这组哥哥做的是加法。

与苏有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“爱谁谁”邵落——佛系反内卷的哥哥。别的组不是在练习就是在健身,他们抱着吉他平躺。甚至公演前夜,信还差点烤串吃夜宵,歪在床上强辩道:“我们不能为了任何事情而打乱自己生活的节奏。”这组哥哥做的是减法。他们只在组合

乐本身:力争编曲的自由,设法攻克从未接触过的乐器——风笛。那正是他们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。

吴克群说:“做秀的人是疯子,创作的人是疯子。”爆红是不容易的,爆红后还能一直红,必然是长时期有付出有坚持,以及不断的自我更新。

哥哥的后青春时代或许逃不了“糊”,免不了“下坡”。“当红顶流”“殿堂大神”很少来参加真人秀综艺,这些哥哥是来这里寻找自己新的一片大海的。“滚烫的灵魂无法被阻挡,冰封的火焰尽情地燃烧。”

《披荆斩棘》里的哥哥们来自不同圈层、年龄段,关系还要靠一场场舞台来建立。《快乐再出发》里的哥哥们一同浮浮沉沉十五年,彼此已熟得同左手与右手。“蘑菇屋”里集体攒出来的那首《活该》,理所当然地成了《快乐再出发》主题曲,作词、作曲、演唱一律标明六个人。“谁不曾有过荒唐青春的青春,谁又信誓旦旦说爱你永远不变。当我唱起那熟悉的歌,你是否也想起那年的夏天。”哥哥们如今拥有的,已不止是熟悉的歌老和那年的夏天。

人们再次爱上了他们。这些男人承载了许多人的青春,已经明晰地看清自我,仍旧愿意保持旺盛的创造力。每当观众笑到不能自控,他们又严肃下来,知道什么才是立身之本,什么是维系自我身份的底线。这就非常之帅了。

深深太平洋,往前一步未必是黄昏。披荆斩棘,哥哥们再出发!